

深入理解“稳中求进”，整体把握 统编初中语文教材

尤 炜

摘要：“稳中求进”是统编初中语文教材修订的原则，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教材的面貌，也是整体把握教材的重要视角。这一原则的确立体现了教材建设国家事权，遵循党和国家工作总基调，充分考虑教育发展规律和统编教材实际。教材修订，是在认真分析新旧课程标准、新课标与原教材关系的基础上，将新旧课标的衔接和贯通作为教材修订“稳中求进”最重要的课程依据，将在不同层面、以多种方式落实学习任务群作为教材修订工作的重点，以促进学生核心素养的发展。

关键词：统编语文教材；修订原则；“稳中求进”；学习任务群

中图分类号：G63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186(2025)01-0061-09

新修订的统编初中语文教材（以下简称“新教材”）已经在全国初中起始年级投入使用。这套教材在修订过程中坚持了“稳中求进”的原则，^[1]沿用了2017年在全国投入使用的统编初中语文教材（以下简称“原教材”）的大部分内容，保留了多数课文，教材的整体框架、单元组织、基本体例等都没有作颠覆性的调整，同时“在保留原有教材特色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提升”^[1]。

“稳中求进”并不是一个技术性的工作方法，更不是面对时间紧、任务多、责任重时的应对策略，而是经过认真研究后确立的修订原则。这一原则的确立基于对教材建设国家事权的深入思考，符合教育、教材发展规律和原教材使用实际，同时以对新旧课程标准、新课程标准与原教材关系的研究为依据，最终确定教材修订的重点。“稳中求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新教材的面貌，是整体把握新教材的重要视角。深入理解

这一修订原则，也有助于深化对教材修订这一系统性工作内在规律的认识。

一、“稳中求进”是对统编教材“编写—修订”模式的探索

教材建设是国家事权，“统编教材是教材建设国家事权的核心表达”^[2]。当前，教材管理部门、学术界对这一国家事权的内涵意蕴、根本思想、现实价值、法理逻辑、体制机制、历史经验、政策建议等已作了比较明确的界定和相当深入的研究，但统编教材如何形成体现国家事权属性的“编写—修订”模式，尚未得到足够关注。本次统编初中语文教材修订确立“稳中求进”原则，在这方面作了可贵的实践探索和理论积累。

（一）要在教材建设中落实“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众多重要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四五”规划2022年度教育学一般课题“基于国家事权的语文教材编制理论体系构建研究”（BHA220136）。

作者简介：尤炜，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编辑室主任（北京 100081）。

讲话中都强调确立“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3]，指出“稳中求进”是“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要长期坚持”^{[4]42}。与其他各项工作一样，作为国家事权的教材建设也必须遵从这一总基调。

“稳中求进”符合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稳”和“进”的关系，可以视为“静止”和“运动”关系的一种具体体现。在辩证唯物主义看来，事物的运动是绝对的，但“运动应当以它的对立面即静止作为自己的量度”^{[5]64}，“从辩证的观点看来，运动可以通过它的对立面即静止表现出来”^{[5]65}，“任何特殊的相对的运动……都趋向于实现相对静止即平衡。物体相对静止的可能性，暂时的平衡状态的可能性，是物质分化的本质条件，因而也是生命的本质条件”^[6]。也就是说，事物是从相对静止中取得质的规定性，从而与其他事物区别开来。在相对静止中稳定下来的事物的“质”，与运动中不断变化的“量”形成对立统一关系。“稳中求进”其实就是一种主动选择的“适度”，即在保持事物本身“质”的前提下发展，通过发展使“质”得到优化。明确这一点，就能更好地理解为什么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在“稳”和“进”之间，“‘稳’是主基调，要在保持大局稳定的前提下谋进”^{[4]41}，“稳中求进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和国家工作总基调。我们做工作就要以稳求进、以进固稳，经济发展是这样，社会发展也是这样”^{[4]42}。

（二）“稳中求进”基于对教材建设本质和形势的认识

教材建设本身有着很强的复杂性，它不是单纯的知识选择、组织、呈现与传递，也不等于“课本”的编写，而是在社会、学科和教学之间寻求平衡的过程。任何一本教材都是一系列复杂的政治、文化、社会、经济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即使只考虑教材中的内容，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围绕将什么编入教科书中、将什么排除在教科书之外的“正式知识”（formal knowledge）的争论，事实上蕴含了更深层次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和历史。^[7]这种复杂性使教材的发展有着很强的渐进性，“教材要发展，就要打破原有的稳定；而如果完全失去了稳定，教材也就不会发展。我们只能在相对稳定中求发展，在发展中保持教材的相对稳定性”^[8]。

相比于高等教育教材，基础教育教材的公共

产品（或称“公共知识产品”）属性更强，对社会的影响更为广泛而直接，其“公共”内涵绝不止于由政府主导提供、被相关受众共同使用等一般属性。其重点在于：第一，这些教材在相当程度上形塑着整个社会的一般认知水平和基础常识体系，影响着整个社会的文化水平和集体记忆，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第二，这些教材有着数量庞大的未成年受众群体，也就连接着数量同样庞大的社会细胞——家庭，整个社会对青少年教育高度关注，其敏感性同样不言而喻。在这当中，统编教材处于核心地位，意识形态属性使它在长远意义上深刻影响着整个社会思想认识、价值观念的方向，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青少年能否具有对党、国家、社会主义的深厚感情，能否具备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同时，统编教材的唯一性和其所面对的文化、教育、社会等因素的复杂性进一步推升了它的敏感性，这使得统编教材的任何调整都会引发高度关注，并在当下的网络时代迅速传播发酵，进而对整个基础教育工作产生巨大影响，“从近年来网络媒体、社会公众对教材问题高度关注就可以看出，教材问题影响教育问题，继而还会影响社会问题”^[9]。因此，统编教材的编写和修订，应该更多考虑国家、社会因素。“稳中求进”的原则能够比较好地适应教材工作的新变化，有助于形成良好的教材编写、使用的内外部环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战略上要坚持稳中求进，搞好顶层设计，把握好节奏和力度，久久为功。战术上要抓落实干实事，注重实效，步步为营，一仗接着一仗打。”^[10]这一精辟论述提示我们，在工作中究竟是“稳中求进”还是“积极前进”，本质上是基于形势对工作节奏、力度的选择。具体到教材“编写—修订”，选择什么样的工作原则，同样基于对形势的认识。1978年，叶圣陶在给编写送审中的中学语文教学大纲和高中语文教材所提的意见中说：“别的学科且不管，单说中小学语文的教材教法，五十多年来可以说很少变革。什么方面都要继续革命，而这两个方面连革新都说不上，不要说革命了。”^[11]尽管这一版大纲和教材承袭了被公认为“文化大革命”前水平最高的1963年版《全日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草案）》和语文教材，但仍然因为过于求

稳，创新不足，跟不上当时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素质的要求，受到了叶圣陶的严肃批评。当前的教材工作，经历了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探索、发展、积淀，已经在工作体系、教材体系、管理制度等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涌现出了以统编教材为代表的一批精品教材。^[12]在当前的形势下，语文教材修订所选择的工作原则，应当与改革开放之初有所不同。

二、“稳中求进”综合考虑了教育发展规律和原教材实际

（一）“稳中求进”的原则符合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

教育是复杂的系统工程，“一定要在传承的基础上谈创新”^[13]，从历史经验来看，那种“不是在原有基础上逐步改革，而是改弦易辙、另起炉灶”的做法，给教育发展带来过不良的后果。^[14]正如王策三所说：“教育的继承性是很强的，因为教育是‘普遍和永恒的范畴’。共同因素多而稳定，是长期形成的完整自足的有机整体，牵一发而动全身，在某种意义上说，教育改革必须‘瞻前顾后’‘左顾右盼’，主要是调整、渐进。”^[15]

具体到教材工作中，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教材的发展（无论新编还是修订）从内容层面来说都不会是彻底的颠覆，而是在保留旧有内容和提供新内容之间寻求良性互动，也就是说，在“稳”和“进”之间选择侧重的方向和程度。在这二者之间，需要充分考虑“稳”这个基调。这并不意味着不作为或少作为，而是因为教材（尤其基础教育教材）本身需要提供稳定的内容。教材的使用对学生来说具有不可逆的特性，一旦出现较大偏差就难以补救，所以其创新必须以稳定、稳重、稳当为前提。

在教材编写实践中，一些新的内容，如果还

没有积累到足以新设课程、新编教材的程度，一般采取在旧有内容中渗透、增益的方式来呈现；一些新的理念，如果还没有在理论层面得到充分论证、在历史层面得到充分验证、在实践层面得到广泛认同，则宜采用适当变通、新旧融合的方式呈现。这样，可以使教材在既有基础上稳步提升，减少因创新带来的风险，也可以为教材使用经验的持续积累、教材研究的深入开展提供时间和空间。

（二）“稳中求进”以质量优良的原教材作为前提和基础

原教材于2017年在全国范围投入使用后，课程教材研究所、人民教育出版社等组织了多次回访调研，调研结果均显示教材受到了一线师生、专家学者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九年级下册教材投入使用后，课程教材研究所组织了一次覆盖东、中、西部15个省级行政单位的大规模调研，此次调研形成的《义务教育阶段语文统编教材使用情况研究报告》显示，教师（11821人）、教研员（1770人）、学生（167985人）、家长（165476人）四个群体对语文统编教材的总体满意率均超过88.8%（见表1）。在落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帮助学生传承和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感等方面，受访教师、教研员对教材评价为“非常好”与“好”的比例均超过90%（见表2）；在教材的知识呈现、编排结构、单元设计等方面，受访教师、教研员持肯定意见的比例也基本超过90%（见表3）。2021年，这套教材荣获首届全国教材建设奖基础教育类“全国优秀教材特等奖”，这是对教材质量的高度肯定。这套质量优良的教材，为确立“稳中求进”的修订原则，遵循问题导向、效果导向，采用精准调整的方式编修新教材，提供了重要的前提和基础。

表1 受访群体对原教材总体满意度

群体	非常满意/满意	说不清	不满意/非常不满意
教师（11821人）	93.3%	4.9%	1.8%
教研员（1770人）	96.2%	2.7%	1.1%
学生（167985）	92.0%	6.1%	1.9%
学生家长（165476人）	88.8%	10.0%	1.2%

表2 受访群体对原教材落实三种文化
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评价

项目	群体	评价		
		非常好/好	说不清	不好/非常不好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教师	93.8%	4.3%	1.9%
	教研员	95.5%	3.2%	1.3%
革命文化	教师	95.6%	3.0%	1.4%
	教研员	97.5%	1.8%	0.7%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教师	98.9%	0.7%	0.4%
	教研员	97.5%	1.8%	0.7%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教师	97.5%	2.4%	0.5%
	教研员	98.1%	1.5%	0.4%

表3 受访群体对原教材编排科学性的评价

项目	群体	评价		
		非常好/好	说不清	不好/非常不好
语文知识的科学性	教师	95.8%	3.2%	1.0%
	教研员	97.6%	1.7%	0.7%
内容安排与学习规律的契合度	教师	93.1%	4.5%	2.4%
	教研员	95.7%	2.8%	1.5%
人文主题与语文要素的融合度	教师	96.6%	2.6%	0.8%
	教研员	96.8%	2.0%	1.2%
单元学习目标设定的合理性	教师	91.1%	8.2%	1.0%
	教研员	97.4%	1.6%	0.4%
听、说、读、写的配合度	教师	90.8%	8.4%	0.8%
	教研员	95.9%	2.5%	1.6%
单元与单元之间内容的衔接度	教师	84.3%	14.2%	1.5%
	教研员	92.5%	4.9%	2.6%

(三)“稳中求进”体现了对教师使用教材实际的尊重

教材是提供给师生使用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教材的质量并不完全体现在其本身,而是在很大程度上融入了教师的教学质量。因此,教材修订必须尊重教师,充分考虑他们使用教材的情

况。一些长期从事教材工作的专家都指出,教材的稳定有利于教师教学质量的稳步提升。刘国正提出要着眼教材的使用,控制教材修改的幅度,指出“‘年年新教材,人人新教师’,不利于教师熟悉教材,提高教学质量”^[16]。吴履平则认为:“实践证明,改革是一个长期的不断的过程,不能急于求成。在一定时期应保持教材的相对稳定,以利于教师积累教学经验,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17]从2019年原教材全部投入使用到2022年教材修订工作启动仅有3年时间,广大教师刚刚度过熟悉期和适应期,慢慢开始得心应手,如果这时提供一套课文、结构、体例、具体设计都作大幅度调整的教材,容易带来教学的混乱,也会打乱各地、各校教材配套资源建设的步伐。因此,一套“稳中求进”的教材能够比较好地满足教材使用者的需求,保证教学工作的稳定和延续。

三、教材“稳中求进”的课程依据是新旧课标的衔接贯通

(一)新旧课标“课程目标”的衔接贯通是“稳中求进”的课程依据

教材编写需要落实课程标准,课程标准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稳中求进”的原则能否真正体现在教材编修实践中。从文本结构和具体表述来看,《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年版)》(以下简称“新课标”)与《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以下简称“旧课标”)之间存在着不小的差异,如何以“稳中求进”的方式,将落实旧课标的原教材“升级”为落实新课标的新教材,就成为无法回避的问题。通过对新旧两版课标的比对,我们可以发现它们在差异之下有着深层的相通之处。

课程标准涵盖学科课程的各个方面,其中的课程性质决定着教材编写的总体方向和价值取向,而直接影响教材面貌的则是课程目标和课程内容。在课程性质的表述方面,两版课标的差异在于,新课标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替代了“语言文字”,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但“综合性、实践性课程”的课程定位,“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的基本特点,两版课标保持一致。在课程目标和课程内容方面,两版课标同样

有着诸多相通之处。

“‘课程目标’是课程要达到的结果、要实现的目的、要完成的基本任务，……它是课程性质、课程理念与课程内容的联结者。‘课程内容’是教师教、学生学的内容，……它直接回答教什么、学什么的问题，传统上一直是教材编写的最直接的依据。”^[18]作为“课程标准的纲领”^{[19]74}，新课标的课程目标包括总目标和学段要求两部分，前者较多吸收了旧课标的“总目标的条目设置以及大部分具体要求”^{[19]75}，对应四个核心素养进行了重组、调整、补充，主要是提高条目的整合度，进一步提高要求的具体化程度，细化思维（特别是形象思维）、审美方面的要求，补充了跨媒介学习的内容。后者则“吸纳了2011年版课程标准的优点，有相当多的条目改动较少。……只调整了少数条目的顺序，增加了一些学习要求。……保证我国语文课程建设思路的延续性，也使得新课程标准的学段内容设计和语言表述维持在一个较高的层次上”^{[19]83-84}。诚如温儒敏所说：“新课标和前一版课标是衔接的，并非推倒重来，……在‘标准’这方面，新课标并没有多少变化，基本上是顺着旧版课标的‘标准’而来。各个学段对语文基本知识和能力的要求，新课标和旧课标几乎是一样的。”^[20]可以说，新旧课标在课程目标上的“衔接”和贯通，是教材修订“稳中求进”最重要的课程依据。

（二）教材修订“稳中求进”是对课标“稳中求进”的因应

新课标打破了以往语文课程标准目标与内容混合呈现的表述方式，试图将目标与内容分开，因此在课程内容的呈现方面与旧课标差异较大。但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作为课程内容本体的“主题与载体形式”，就会发现其中呈现的语文课程的文化构成、内容重点不仅在旧课标中有所体现，更与近年来教育部印发的系列重大主题进课程教材指南和指导纲要有着直接的关系，其中的主要条目基本已被原教材覆盖。例如，新课标规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部分的“主题”如下：注重弘扬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核心思想理念；弘扬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鼓励人们向上向善的中华人文精神；弘扬自

强不息、敬业乐群、扶危济困、见义勇为、孝老爱亲等中华传统美德。^{[21]18}这些主题，在原教材的《〈论语〉十二章》《〈孟子〉三章》《〈礼记〉二则》《敬业与乐业》等课文和“以和为贵”“孝亲敬老，从我做起”“君子自强不息”等综合性学习中均有体现（这些内容也都经过修订，保留在新教材中）。如果综合考虑整个义务教育阶段的语文教材，则可以说原统编义务教育语文教材全面包含了上述“主题”。至于语文课程内容的主要载体，如汉字、书法，成语、格言警句，各类传说、故事，古今文学作品，实用性文章，科普作品，文化常识、风俗习惯，革命圣地、革命文物等，在原教材中可谓比比皆是。

可以说，新课标专设的课程内容的“主题与载体形式”，不仅已体现在原教材中，也并没有完全突破旧课标。与其说这是新课标“新设”的部分，不如说这是对语文课程、教材既有内容的一种概述式列举和对语文界基本共识的一种凝练的揭示，并不是要生发出什么此前未有的领域或内容。

在仔细分析了新课标与旧课标、原教材的关系之后，我们似乎可以认为：在“总目标”“学段要求”“课程内容的主题与载体形式”方面，新旧课标之间、课程标准和语文教材之间都有着高度的贯通性甚至一致性，而这意味着语文课程在“达成什么”“学些什么”和“学到什么程度”这三个对课程有着决定性影响的关键问题上保持了稳定。换言之，新课标本身就是“稳中求进”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教材修订的“稳中求进”是对新课标这一特征的因应。

（三）原教材在很大程度上覆盖了新课标的关键要素

为了把学理分析和实证检验结合起来，教材修订组将新课标的总目标、学段要求进行了细致的逐项编码，与原教材内容（主要是助学系统）进行了严格的对标对表研究，以检验其吻合度。

研究证明，原教材基本覆盖了新课标的目标和要求，也基本覆盖了课程内容的主题与载体形式。当然，由于理念、编写时间的限制，原教材与新课标存在一些差距：一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内容有待充实，二是部分学习活动综合性、实践性不足，三是对数字化、跨媒介学习关注不够。

但是,可以通过相关课文的增补、教材栏目的创设、具体内容的优化等方式解决这些问题,并不需要对原教材的选文系统、结构体例作大的、颠覆性的调整。因此,这种局部的差距并不会影响教材修订“稳中求进”的大局。甚至可以这么说,这一研究从实证角度验证了“稳中求进”的科学性、可行性。

四、落实学习任务群是“稳中求进”的工作重点和难点

(一)教材修订“进”的关键在落实学习任务群
教材落实课程标准,“不是简单地把课标内容、框架照搬过来,而是一个创造性的过程,要在把握本质基础上进行创造性设计”^[22]。具体到本次教材修订,其目标在于促进学生核心素养的发展,需要围绕核心素养展开,但由于核心素养本身的特点,这种“围绕”更多体现为一种理念、价值的指向而非教材面貌的直接呈现。因为核心素养主要是“以学生应该达到的素养(成就)作为课程标准的纲领”^[23],它是课程标准的“魂”而非“形”,无论成就还是素养,本身都缺少外显的结构或形态。

因此,遵循核心素养形成的内在逻辑进行设计、指向学生核心素养发展的学习任务群,就成为核心素养导向的教材修订的当然抓手。也就是说,教材修订“稳中求进”中“进”的重点,就是落实学习任务群这个课程内容的“组织与呈现方式”。

相比于核心素养,学习任务群有自己的规划、结构、线索甚至具体例子,但是,新教材并没有被修订成所谓“学习任务群形态”的教材。这是因为学习任务群属于课程内容的组织与呈现方式,而“学科内容与教材编制的工作是相对独立的领域”^[24]，“语文课程层面上‘课程内容’，解决的是‘教什么’的问题；在‘教什么’既定的前提下，语文教材层面的‘教材内容’，要解决的是‘用什么去教’的问题”^[25]，二者并不在一个层面上。教材对课程内容，无论是其主题与载体形式，还是组织与呈现方式，都不能拿来就用，而是要经历一个“转化”“转换”甚至“转型”的过程。因为课程内容“包括符合课程目标要求的一系列比较系统的间接经验与学生的某些直接经验组成的用以构成学校课程的基本材

料”^[26]，而教材（特别是纸质教材）的内容则需要从中提炼有限范围、相对稳定、便于结构、利于呈现的部分。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新教材没有被修订成“学习任务群形态”的教材，是因为学习任务群本身并不是一个“定型”的概念，特别在教材领域，我们很难说某些面貌的教材板块就是“学习任务群形态”的，另一些就不是。例如，有人把学习任务群和教材中的单元对应、混同，其实“学习任务群与统编语文教材中的自然单元不存在对应关系。具体到某个自然单元，在整体设计实施过程中，可能需要兼顾不同学习任务群的学习内容”^[27]。又如，有人认为学习任务群样态的教学一定是多篇教学，其实“学习任务群并不都是多篇教学，而是根据任务来选择相应的资源”^[28]。往“复杂”处说，学习任务群整合了内容、情境、方法、资源，综合性、实践性强；往“简洁”处说，“实际上，学习任务群就是一种课堂教学，不过是转变了一下内在的主体，把以教为主变成了以学为主”^[28]。学习任务群的上述特点，对需要有统一体例、严整结构的教材来说，显得过于“灵动”，这也就决定了新教材不可能“以形绘形”地落实它。

(二)多层面、多方式落实学习任务群的精神实质、内在结构和具体内容

第一，新教材在理念层面积极体现了任务群的精神实质。学习任务群虽然“无常形”却“有常理”，教材中设计的学习任务，需要体现典型学习任务的主要特征：一是具备学习主体、学习环境、学习目标等基本要素，二是接近社会语言实践活动，三是指向核心素养培养，四是以学情、课程目标为参照。多个这样的学习任务如果指向一个目标，那么就可以称为一个任务群。^[29]按这个标准来看，新教材在七年级增设两个“活动·探究”单元的做法显然是对任务群的一种落实。而更为重要的是，新教材为一般读写单元增设了“阅读综合实践”，这一新设板块“以梳理、整合、关联、融通为特征……每单元设计三个活动，活动紧扣单元核心任务和语文要素要求，通过整合贯通、融入情境、提供支架、明确活动指向等设计，达到‘阅读综合实践’的目标，……经由阅读吸收指向梳理归纳或表达交流，在此过

程中引导学生建构相应的知识体系或能力框架，获得听、说、读、写的语文体验，形成语文核心素养”^[30]，集中体现了学习任务群理念；在写作部分，“强化真实性写作、过程性指导、情境性意识”^[31]。可以说，无论是增设、新设还是调整，新教材都在努力体现学习任务群的精神实质。

第二，新教材在结构层面呼应并体现了分层化的学习任务群。新课标创造性地将六个学习任务群按照“内容整合程度不断提升”^[21]²⁰的顺序分为三层，新教材与之相应，以全面渗透、分而治之、整散结合这三种方式来落实学习任务群（见表4）。

表 4 新教材落实不同层次学习任务群的思路、方式

任务群层次	落实思路	落实方式	教材内容整合度
基础型学习任务群	全面渗透	1. 点（在课后的“思考·探究·积累”中“点”状呈现语言学习内容，关注本课典型的词句段运用实例，重在帮助理解、赏析、积累） 2. 线（在“阅读综合实践”中“线”状设置语言学习活动，以积累、梳理、探究为主，强调运用。适度关注语篇、语用、语体、逻辑） 3. 面（在现有知识补白的基础上，进一步调整、补充、完善，增强表述的情境性，但不追求语言知识的系统性）	低整合度
发展型学习任务群	分而治之	1. 七年级每个单元一般对应多个学习任务群 2. 八、九年级每个单元一般对应一个学习任务群 3. “活动·探究”单元读写整合 4. 其他单元读写结合或读写呼应	中整合度
拓展型学习任务群	整散结合	1. 以“整本书阅读”板块直接体现“整本书阅读”任务群，并在其他内容中相机推荐相关经典图书 2. 以“专题学习活动”板块直接体现“跨学科学习”任务群，并在其他内容中整合渗透	高整合度

对基础型学习任务群“语言文字积累与梳理”，新教材进一步构建了“点”“线”“面”结合的语言学习体系，重在突出情境、强调运用、梳理探究、全面渗透，在教材的每个角落都体现这一任务群的基础地位。在设计中注意语言学习与其他内容的呼应、结合，但不特别强调整合。

对发展型学习任务群“实用性阅读与交流”“文学阅读与创意表达”“思辨性阅读与表达”，新教材沿用原教材七年级发展一般性阅读能力，八、九年级发展专门阅读能力的思路，对任务群按年段“分而治之”，教材单元对应的任务群数量随年段提高而逐渐减少。这三个任务群的整合度，主要是阅读和表达交流的整合度属于中等水平，因此，新教材维持了“活动·探究”单元和一般读写单元在读写关系上处于不同整合水平的做法，只是通过具体内容（如写作指导中所举例子）的调整，适当强化了读写单元中阅读与写作

的关联照应。

对拓展型学习任务群“整本书阅读”“跨学科学习”，新教材遵循新课标精神、考虑使用实际，将原有的“名著阅读”板块作相当程度的改造后转化为“整本书阅读”；借鉴其他一些学科的课程标准专设内容、领域进行跨学科学习的做法，将原教材的“综合性学习”改造为“专题学习活动”，集中落实“跨学科学习”。新教材充分发挥语文的工具性优势，集中体现与分散体现相结合地呈现任务群内容。对应这两个任务群的新教材板块均为专门设计，其中的各项学习任务目标集中、关系紧密，有的甚至接近完整的学习项目，整合度高。

第三，新教材认真落实了任务群所列举的学习内容。新课标以举例的方式，列出了义务教育四个学段中各任务群的具体学习内容，为教师教学和教材编写提供了很好的提示和指引。教材修

订采用“对标检查”“有机融入”的方式，在新教材中全面覆盖了属于第四学段学习任务群的具体学习内容，有许多内容是反复覆盖、螺旋上升。例如，“语言文字积累与梳理”任务群的学习内容（2），“文学阅读与创意表达”任务群的学习内容（3），“整本书阅读”任务群的学习内容（3），在新教材中分别出现 36 次、27 次、10 次。总体来看，任务群学习内容在教材中的出现频次随任务群整合程度的提升而逐渐降低，这是与学习内容本身的复杂程度、实施难度相适应的（见表 5）。

表 5 新教材落实新课标学习任务群
第四学段“学习内容”要求情况

任务群	“学习内容” 要求序号	新教材各册出现的次数						总次数
		七上	七下	八上	八下	九上	九下	
语言文字 积累与 梳理	1	6	8	8	5	5	8	40
	2	6	6	6	6	4	8	36
	3	6	7	5	5	3	8	34
实用性阅 读与交流	1	0	4	4	0	0	0	8
	2	0	1	3	1	0	0	5
	3	2	3	4	2	1	0	12
文学阅读 与创意 表达	1	1	5	4	2	2	3	17
	2	3	4	4	4	3	4	22
	3	4	5	4	4	3	7	27
	4	0	0	1	0	0	3	4
思辨性 阅读与 表达	1	2	3	1	1	2	2	11
	2	0	0	2	1	0	0	3
	3	0	0	0	0	0	1	1
	4	1	1	0	2	1	0	5
整本书 阅读	1	0	0	1	1	0	2	4
	2	2	1	0	0	1	2	6
	3	1	2	1	1	1	4	10
跨学科 学习	1	1	0	3	2	1	0	7
	2	1	0	2	0	2	0	5
	3	1	0	2	1	2	3	9
	4	1	0	2	1	1	8	13
	5	0	1	1	0	1	6	9

通过上述设计，新教材从理念、结构、细节三个层面，全面有序又富有弹性地落实了新课标

的学习任务群。

综上所述，新教材立足教材建设国家事权属性，充分考虑教育发展规律和统编教材实际，在认真分析新旧课标、新课标与原教材关系的基础上，确立了“稳中求进”的编修原则，坚持问题导向和效果导向，将系统梳理与精准修订结合起来，以全面落实学习任务群为教材修订的工作重点，以期更好地促进学生核心素养的发展。广大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可以充分依托教材以落实课程标准，并结合教情学情进行创造性转化。

参考文献：

[1] 温儒敏. 义务教育语文统编教材修订的整体思路与主要做法 [J]. 课程·教材·教法, 2024 (9): 10.

[2] 罗生全. 统编教材：国家事权的核心体现 [J]. 课程·教材·教法, 2021 (6): 61.

[3] 习近平.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23: 6.

[4] 习近平. 论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 [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9.

[5] 恩格斯. 反杜林论 [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编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8.

[6] 恩格斯. 自然辩证法 [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编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8: 155.

[7] 阿普尔, 史密斯. 教科书政治学 [M]. 侯定凯, 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4.

[8] 周士林, 李嘉瑶. 教材建设浅论 [M]. 北京：北京航空学院出版社, 1986: 25.

[9] 郑富芝. 坚持正确方向 全面提升教材质量 [J]. 人民教育, 2017 (22): 12.

[10] 习近平. 论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 [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1: 161-162.

[11] 周正逵. 探索者的足迹：周正逵语文教育论集 [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4: 50.

[12] 田立新. 锚定教育强国建设目标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 [N]. 中国教育报, 2024-09-25 (1).

[13] 吕型伟. 要学点教育史：关于教育创新的一次谈话 [M] // 教育事业·教育科学·教育艺术.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1: 591.

[14] 刘一凡. 建国以来几次教育发展战略抉择的思考 [J]. 教育研究, 1990 (8): 5.

- [15] 王策三. 认真对待“轻视知识”的教育思潮: 再评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提法的讨论 [J].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2004 (3): 20.
- [16] 刘国正. 中学语文课本修订中的几个问题 [J]. 人民教育, 1982 (5): 42.
- [17] 吴履平. 继承·发展·创新: 祝贺《新中国中小学教材建设史(1949—2000)研究丛书》出版 [J]. 课程·教材·教法, 2011 (3): 6.
- [18] 石鸥, 刘艳琳. 深刻理解课程标准 切实提高教材质量: 基于新方案、新课标编写教材的几点思考 [J]. 课程·教材·教法, 2022 (10): 6.
- [19] 郑国民, 李宇明.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年版)解读 [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2.
- [20] 温儒敏. 遵循课标精神, 尊重教学实际, 用好统编教材 [J]. 语文学习, 2022 (5): 6.
- [21]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年版) [S].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2.
- [22] 田慧生.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加强教材建设和管理 [J]. 课程·教材·教法, 2023 (9): 10.
- [23] 余文森. 从三维目标走向核心素养 [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16 (1): 12.
- [24] 钟启泉. 现代学科教育学论析 [M]. 西安: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3: 207-208.
- [25] 倪文锦, 欧阳汝颖. 语文教育展望 [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205.
- [26] 曾天山. 教材论 [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9: 108.
- [27] 吴欣歆. 语文课标(2022年版): 彰显以文化人的价值导向 [J]. 中小学管理, 2022 (6): 16.
- [28] 《语文建设》编辑部. 语文学习任务群的“是”与“非”: 北京师范大学王宁教授访谈 [J]. 语文建设, 2019 (1): 6.
- [29] 郑桂华. 义务教育语文学习任务群的价值、结构与实施 [J]. 课程·教材·教法, 2022 (8): 31.
- [30] 王本华. 统编初中语文教材修订的变与不变: 以七年级为例 [J]. 语文建设, 2024 (15): 8.
- [31] 朱于国. 统编初中语文教材写作板块修订思路与具体设计 [J]. 语文建设, 2024 (15): 16.

(责任编辑: 曹 晔)

Understand “Striving for Progress While Maintaining Stability” and Grasp Middle School Unified Chinese Textbook

You Wei

Abstract: “Striving for progress while maintaining stability” is the principle of middle school unified Chinese textbook, which largely determines textbook appearance and an important perspective for grasping textbook as a whole. This principle embodies the state authority of textbook construction, follows the general tone of the work of the party and state, and fully considers the law of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and the reality of unified textbook. On the basis of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ld and new curriculum standards and new curriculum standards and original textbook, the connection and integration of old and new curriculum standards are regarded as the most important curriculum basis for textbook revision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learning task group at different levels and in various ways is regarded as the focus of textbook revision work, so a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core competency.

Key words: unified Chinese textbook; revision principle; “striving for progress while maintaining stability”; learning task group